

●文史漫笔

末代状元谁钦点？

孙贵颂

刘春霖,晚清德宗光绪三十年(1904)甲辰科状元。他中状元的第二年即1905年,存在了近1300年的科举考试寿终正寝。刘春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。所谓“第一人中最后一人”是也。

早在二十世纪初,清廷上下就开始反对科举考试。1903年4月,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折道:“科举一日不废,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,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,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,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,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。”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心声。最后,清政府痛下决心,准备废除科举考试制度。

于是,清廷在1903年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。山东潍县的王寿彭高中状元。后来有人虚构故事,说是王寿彭之所以考试第一,是偶然、碰巧了。因为他参加殿试那年,正是慈禧的七十大寿,主考官为博取老佛爷的欢心,特地将本来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试卷呈到慈禧面前,慈禧一看名字中有“寿齐彭祖”之意,立刻钦点王寿彭为状元。王寿彭听到传闻后,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:“有人说我是偶然,我说偶然亦甚难。世上纵有偶然事,岂能偶然又偶然。”

慈禧本名叶赫那拉氏,生于1835年11月29日,到1903年,慈禧只有69虚岁,怎么也达不到70岁。足以证明有人说王寿彭靠好名字得了状元,是一种子虚乌有。那么,为什么到了1904年,清廷又举行了一

次科举考试呢?这一次,确实确实与慈禧七十大寿有关。

古时科举,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考试,即丑、辰、未、戌年春季,由礼部主持,皇帝任命正、副总裁,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,是为正科。自宋始,又增加了一个“恩科”,逢新皇登基、朝廷庆典等,特别开科考试。1894年,正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,清廷举行了一次恩科考试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,因为考前行贿未遂,被判了“斩监候”。这“一场很大的变故”,导致鲁迅家道中落。到了1904年,是慈禧的七十大寿,因此又进行了一次科举考试,史称“甲辰恩科”。这一年,录取了一甲赐进士及第3人,二甲赐进士出身120人,三甲赐同进士出身150人,总共273人。刘春霖正是这一年中的状元,因此称为“甲辰状元”。

后来,许多文章介绍这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,都说考官原来是将朱汝珍定为状元,刘春霖为榜眼。结果殿试的时候,慈禧太后看到第一份卷子 是朱汝珍,大为不满。一是此人姓朱,是前朝的国姓,保不准是朱元璋的后代;二是名字里的“珍”字,让慈禧想到了那个帮着光绪对付自己的珍妃,尽管珍妃被沉到井里了,但慈禧心中却留有抹不去的阴影;三是这个朱汝珍是广东人。当时整天闹着要维新的康有为、梁启超,都是广东人,而直接组织队伍席卷

半壁江山的洪秀全,也是广东人。于是慈禧直接将朱汝珍的卷子扔到一边去了。

再看第二份:刘春霖。春天的甘霖,吉祥之兆。此时河北正闹旱灾,请求赈灾的折子上报了一大堆。有了这个“久旱逢甘霖”,保管一举成功。再看那答卷,卷面整洁,无一涂改,字字清秀刚劲,端正谨严,炉火纯青,力透纸背。又看刘春霖的籍贯,是直隶肃宁人,肃宁肃宁,可以让国家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解决,实现社会安宁。“老佛爷”的眼角瞬间就堆上了鱼尾纹,于是朱笔一挥,将其钦点为状元。

如果是说书编戏,这些故事都挺热闹,很抓眼球。可惜既情无可原,又理无可恕。因为事实上,根本不可能发生那种情况。

首先,古代的殿试(又称“御试”“廷试”“廷对”等),是由皇帝亲自主持。明清时,殿试都在保和殿。殿试只考策问。应试者自黎明入,历经点名、散卷、赞拜、行礼等礼节,然后颁发策题。制策题目,清初用时务策一道,题长两三百字,所询一二事;康熙以后,题长达五六百字,甚至千字左右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),改由读卷大臣密议八条中圈出四道为题。策文不限长短,一般在2000字左右,起收及中间的书写,均有一定格式及字数限制,特别强调调书写,必须用正体,即所谓“院体”“馆阁体”,字要乌黑、方正、光洁、大小一致。从某种角度来看,书法往往

比文章还重要。

殿试只一天。日暮交卷。经受卷、掌卷、弥封等官收存。至阅卷日,分交读卷官8人,一人一桌,轮流传阅,各加“○”“△”“∨”“|”“×”五种记号,得“○”最多者为佳卷,而后就所有卷中选○最多的十本呈送皇帝,皇帝钦定御批一甲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,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,又称“三鼎甲”。二甲以下,皇帝就懒得看了,交给阅卷大臣排名次。此时清廷虽说是慈禧当家,但御批状元这件事上,量她还不敢大逆不道,任意胡来。

《故清光绪甲辰状元刘润琴先生墓志铭》有载:刘春霖“殿试策以‘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,整军经武士卒以知学为先,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,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’应对。综论中外,切中时弊,加之墨法精严,光绪皇帝钦定一甲第一名”。哪里有慈禧什么事?

再有,古代的殿试卷,共分三部分:第一部分填写考生姓名、年龄、上溯三代的基本情况;中间部分是正式答卷内容;最后是读卷官和印卷官的情况。考生在独立完成答卷之后,需对第一部分加以弥封,即把有姓名的地方糊住,以防舞弊。阅卷官只读中间部分,此时并不晓得答卷人是谁。而当他们经过集体评比,最后决出十份考卷呈给皇上时,皇上也看不到考生的个人信息,只是根据策论的水平,分出一、二、三名。最后,才将第一部分予以揭晓。

然后是填榜。皇帝于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,宣布殿试结果。直到此时,所有参加殿试的考生才知道谁得了第一名,中了状元。

如此说来,刘春霖的“第一甲第一名”乃名副其实,当之无愧。

胶似漆”。

给物体上漆也叫“髹漆”,费工费力,故有“一杯椿用百人之力,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”的说法。漆艺更是凝结了古代无数工匠的智慧,如“金银平脱”工艺是将金银箔粘在漆器胎上,反复上漆、磨平,直到金银与漆胎形成相互交错的华丽效果;“戗金”工艺是先在漆器表面雕划出花纹,再在花纹中上漆并填以金粉,形成纤细的金色暗纹;“螺钿”工艺是把贝壳、宝石磨制成薄片,在漆器表面镶嵌出五光十色的图案;“剔犀”工艺是在木制器物上刷上两种以上色漆,达到一定厚度后用刀在漆层刻出图案,刀口断面呈现出像犀牛角一样的纹理。品种繁多的漆器,构成了我国传统艺术瑰宝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星期文库

古韵遗艺之一

“梅妻鹤子”是一个成语,意思是以梅为妻,以鹤为子,后用以比喻隐逸生活和恬然自适的清高情态。它出自北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,说杭州孤山有个叫林逋的隐士,不娶老婆,更没有孩子,特别喜欢种植梅花和豢养仙鹤。

林逋字君复,又称和靖先生,生于宋乾德五年(967)。他是北宋的隐逸诗人,虽然其名并不为大众所熟知,但他的《山园小梅二首》其中两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却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。尤其是“疏影”“暗香”两词,简直把梅花的高洁、端庄写绝了。

因为诗文、字画都写得很好,林逋名声大噪,也成为当时最有名的隐士。苏东坡曾经诗跋林逋的书:“诗如东野不言寒,书似留台差少肉。”其中的“东野”指唐代诗人孟郊,其诗作多寒苦之音。而“留台”则指北宋书法家李建中,他因曾掌西京(洛阳)留司御史台故得此名,其字瘦硬有骨力。

林逋是在40岁左右来到孤山隐居的,他建了一座“巢居阁”以供栖居。据清代王复礼的《御览孤山志》记载:“和靖种梅三百六十余树,花既可观,实亦可售。每售梅一树,以供一日之需。”意为林逋是靠种植并出售梅花来生活的。但是,林逋的诗《又咏小梅》和《梅花二首》其二,似乎又在隐隐约约告诉读者,他其实只种了一棵梅花树。

孤山是西湖中的一个岛,现在西接西泠桥,东连白堤。据《宋史·林逋传》记载,他“结庐西湖之孤山,二十年足不及城市”。那么,北宋时期孤山尚无桥,仅有白堤相通连,他又是如何售卖梅花的呢?

林逋究竟种植了多少梅花树以及售卖梅花的方式,姑且不去讨论,但是他对于梅花的喜爱却是发自内心的。

《宋史·林逋传》载:“真宗闻其名,获赐粟帛,诏长吏岁时劳问。”宋真宗听说林逋“梅妻鹤子”的事迹,便赐给他粟米、布帛,并要求官吏按时慰问。“薛映、李及在杭州,每所造其庐,玄学终日而回去。”薛映和李及都先后担任过杭州知州,他们都经常到林逋的巢居阁做客,清谈终日才回去。

史书中的这个记载就比较有意思了,一位著名的隐士不但和地方父母官们走动频繁,连皇帝都跟他有所瓜葛。同时,白居易写的《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》其中两句“伍相庙边繁似雪,孤山园里丽如妆”,说的是当时杭州赏梅花的胜地伍子胥庙和孤山梅花盛开时的景色。由此可见,孤山在唐代已是人头攒动的“旅游景区”,似乎并不符合古代隐士们对隐居之地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要求。

《宋史》记载林逋:“性恬静不好和古,弗趋荣利”;“且不欲以诗名一时”。但是一辈子和高僧诗友相往还、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他,却“教儿子宥,登进士甲科”,培养侄子林宥考上了进士。

通过《宋史·林逋传》,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隐士林逋的轮廓。他不结婚,没小孩,不参加科举,没做官,一辈子都在干种花、养鹤、写诗、作画等风雅之事。他的朋友圈有很多官员,甚至还包括皇帝,他对朝廷里的事不但了解而且很关注。这可能是北宋时期对于隐士的理解不同,也可能是林逋个人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……

公元1028年,林逋去世,“仁宗嗟悼,赐谥和靖先生,赠粟帛”。



●拙墨短简
胡西淳

寻目目光渐刁钻,剑兰叶如利剑悬。花依形颜得名声,蝴蝶探望蝴蝶兰。